

惟一幸存者

德里克·汉森 / 著

张兰琴 / 主译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惟一幸存者 / (英) 德里克·汉森著; 张兰琴 / 主译.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1.4

ISBN 7-80040-542-7

I. 惟… II. ①德…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1491号

图字: 军—2000—016号

SOLE SURVIVOR

Copyright: DEREK HENS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NUS & ASSOCIATE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惟一幸存者

作 者: 德里克·汉森 [英]

责任编辑: 范传新

责任校对: 吴 汇

装帧设计: KL 工作室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运乔宏源印刷厂

开 本: 1/32

字 数: 346 千字

印 张: 16.625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542-7/I·407

定 价: 28.80 元

故事梗概

这是一部荒岛文学。荒岛文学正逢其时。尤其在美国，从小说到电影已被炒得沸沸扬扬。

在新西兰一个偏远的荒岛上，住着三个均厌烦喧嚣尘世的男人：主人公雷德——二战中被俘后唯一幸存而归的士兵，以及苏格兰人安格斯、退休老人伯尼。

雷德患有严重的战争后遗症，他精神的一半一直滞留在战俘营里，特别是战争期间因其未尽保护之责恋人被日军杀害，而始终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由于精神上择巴不清的问题太多，每天都用不停的劳作来麻木神经、驱赶噩梦、阻止思想回忆；安格斯因不堪家境贫困而出走他乡，但此举并未使他飞黄腾达，从巡警职位上退休后，决然逃避大千世界，躲进自认理想的小天地，一门心事搞起儿童文学创作，不再关心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事；伯尼则年老多病，足不出户，直到病死。三个人虽同处一岛，却几乎没有往来，更没有感情上的交流，像三块丢在荒岛上的砂石，却又莫名其妙地每日剑拔弩张。

伯尼死前，寄出一份遗嘱，将他在岛上的所有遗产赠送给一位曾有恩于他的姑娘——罗西。罗西上岛以后，虽仍为三人，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却迅速发生变化，像一潭死水中落入一块石头，漾起一圈大似一圈的涟漪，生活有了生机，无形的心理和情感之墙逐渐倒塌，新的生命也开始孕育。特别是在围剿日本非法偷渔船的战斗中，三个个体变成了一个团

体，并取得了他们所期望的胜利。

小说的社会意义在于：一、不满现在的生活是希冀更美好的生活；二、人不能离开人，要生存就得互相帮助；三、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保护社会不受社会本身的损害。

小说故事线条清晰，结构严谨；人物性格独特、鲜明；心理和生理描写细致入微；语言诙谐幽默，常常让人忍俊不禁。总之，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十分好看的小说。

编者

2001年3月

第一部



第一章

惟一幸存者

天空刚泛出鱼肚白，雷德·奥哈拉就醒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已经死去了。当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活着时，心里充满了羞愧之情。怀着这种心情迎来新的一天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因为每天都是这么开始的。他撩开蚊帐，飞快地扫视了一眼卧室四围毫无装饰的木板墙，他需要确认自己是安安全全地躺在家里，而不是又回到了地狱。他下了床，走到窗前，准备开始又一天严于自律循规蹈矩的生活。一天中，他要遵循固定的生活规律，还要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医生坚持让他这么做的。

“你只有通过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才能取得进展。”医生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这样教训他，与此同时巧妙地把他们自己治疗乏术的责任转嫁到他的身上。终于有一天，雷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令他们大吃一惊。他在一张纸上用孩童般稚拙的笔体写了一个大大的词，然后把这张纸贴在床头上方的墙上。

纸上只有一个词——“生存”。

医生们鼓励他再多写一点，但最后不得不就此作罢。他们觉得生存不算一个目标，但对雷德来说，它却像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医生们认为生存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雷德却认为生存是避免某种结局的手段。

窗户上没挂窗帘。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周围又密布着灌木丛，不挂窗帘也完全可以保证他的隐私不被窥视。整个大巴里尔岛上只住着不到两百人，而他们这三个特别不合群的人选择居住在最北端雷克湾周围的荒岛上。他的两个邻居都很懂得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太阳还没有完全跃出地平线，雷德就开始了一天规律的生活：锻炼，吃早饭，做家务，冲淋浴。只有做完这一切，他才能够从容面对为了生存需要做的其他事情。他先做了几分钟深呼吸，使心情平静下来，然后才开始慢慢地舒展四肢。随便哪个人在一旁观看，我相信都会觉得困惑不已，因为他的动作虽然连贯而优美，一招一势却慢得出奇，而且过于程式化。曙光映照着他那精瘦的躯体，肋骨的线条清晰可见，而肌肉也同样轮廓鲜明。他的肌肉虽不够发达，但却极其结实，而且富有弹性。雷德过着斯巴达式简朴而艰苦的生活，并严于自律，他的身体就是明证。

锻炼完毕，雷德并不急于穿上衣服。由于长年受到阳光暴晒和风吹雨打，他的皮肤变得黝黑、粗糙而坚韧。雷德已经44岁了，但他有着年轻人一般的体格，而他的皮肤却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些。暴烈的阳光把他凯尔特族人的红发和胡子晒褪了色，发尖和胡子梢变成了姜黄色。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很长，但从来没有不整洁的时候，规章制度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他的眼睛是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这不光是因为他的眼睛亮得出奇，他的眼白就像牙膏广告张贴画上经过修饰的牙齿一样发出炫目的白光，而瞳孔则如暴风雨将至时的大海一般碧绿。他这双眼睛对女人极具诱惑力，可是他似乎从来不曾为此而想入非非。只有极个别

的时候，才有人能感到他眼神中那股慑人的力量。

早餐是鱼米饭，这也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雷德的厨房很能体现主人的风格，所有的炊具都放置得井井有条，并且一尘不染。在烧木柴的老式沙克洛克牌铸铁炉子上方有一根横杆，上面吊着几个挂肉的钩子，其中几个钩子上挂着雷德的饭锅和炒勺。老炉子的炉台刚刚擦洗过，绿色和米色相间的瓷面熠熠闪光。他一年中有九个月用这个老炉子做饭、烧水，还为他这所和周末度假小屋差不多大的房子供暖。到了夏天，老炉子就被闲置在一旁，取代它的是野营用的小煤气炉。雷德把煤气炉的两个火眼都点着，一个烧上开水准备一会儿沏茶，另一个火眼上放上锅做米饭。他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罐奶粉、一碗过会儿用来做米饭的鱼汤底料和一小条蒸过的红鳍笛鲷鱼，然后赶紧把冰箱门关上，以防冷气外泄。他把鱼汤底料和米放进锅里熬着，然后把那条鱼切成小块，放到一个竹蒸笼上，搁在米饭上面，让锅里的热气把鱼也热透。在雷德做这些事的时候，阿奇卧在冰凉的老炉子旁边它那块垫子上，发出充满期盼的吠叫声。恐怕全新西兰没有第二个人吃的早饭和雷德的早饭有哪怕一丁点儿相似之处了！

当米饭在小火上焖着的时候，雷德还有一个例行程序。他打开纱门，走到阳台围栏的尽头。山在他的脚下形成了一个斜坡，直插进海里。于是，他便正对着初升的太阳了，中间没有任何障碍，就连山头上那棵被他称做老爷爷的老贝壳杉树也不会挡住他的视线。日出仍然使他感到不安，尽管他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那些往事早已成为过去，他再也不用唱日本国歌，不用排队接受检查，不

用做苦工，不会遭受毒打了。太阳从海面上完全喷薄而出后，他又回到了厨房。新的一天开始了，又要面临一天的挑战！

雷德非常仔细地把米饭平均盛到两个碗里，把鱼肉也等分成两份，却把鱼头和鱼骨头放在阿奇的盆里。雷德自己很喜欢吸吮鱼眼和鱼头，可他这只博德牧羊犬阿奇也喜欢，今天轮到阿奇了。雷德做事一向绝对公平，从不会出偏差。

过去在俘虏营里的时候，伙伴们经常称赞他“公正入微”，尽管他们吃的粮食经常是已经腐烂发霉、长出了绿毛的。大家都喜欢让雷德分饭，因为他分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因为分得不公而争吵打斗。除了刮风下雨天，雷德和阿奇通常都在阳台上吃早饭。雷德坐在他自己做的一张饭桌旁吃，做桌子用的木头还是他从奥维尔那个老矿架里捡回来的。阿奇的食盆则放在一块亚麻油毡上。他们俩都很喜欢吃鱼，鱼对他们来说是一道永远也不会感到厌烦的美味佳肴。不过，雷德喜欢吃鱼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感激之情。他感激上苍让他的碗里有食物，能够填饱肚子，维持生命。任何一个曾经忍受过饥饿煎熬的人都能理解这种心情。

吃过早饭以后该打扫卫生了。盘子、饭锅、煎锅、台子、水池和阿奇用的那一小块亚麻油毡都必须立即刷洗。清洁有序能带来健康，而健康是生存的又一个关键因素。这些东西都刷洗完以后，雷德开始整理床铺，他把毯子和床单按照条例规定整整齐齐地叠好，方方正正地摞在床头。最后他拿起扫帚把地扫了一遍，又用拖把将厨房的地擦了一遍。每天他都要这样做，天天如此。

然后是淋浴。夏天他把浇水用的喷壶吊在横架在小屋和洗衣房之间的横梁上，然后使水箱里的水通过一根管子流到喷水壶里。即使在盛夏，这里的水也非常凉爽。雷德每次洗澡的时间都很短，决不浪费水。他总是用阳光牌肥皂使劲地擦拭身体。这种肥皂本来是用来洗衣服的，但是价钱便宜，耐用而且管事儿。

冲完淋浴之后，他打开鸡窝，放出五只母鸡和一只公鸡，把晚饭和早饭特意省下来的剩饭剩菜喂给它们，顺便从鸡窝里把母鸡新给他下的蛋掏出来。接下来，他要到菜园看一看。他自己住处的门窗都没有上锁，可是菜园四周却严严实实地围着铁丝网。铁丝很细密，直封地底，什么动物也别想从底下爬进去。门上有一副厚重的门闩，门闩上还挂着一把同样沉重的大锁。园中拉了一些绳索，上面挂着些破布条和牙膏皮，它们在风中晃晃悠悠的，是用来吓鸟儿的。雷德打开菜园的门，走在菜地中间的小道上，仔细地搜寻着有无野草和蜗牛。它们谁都别想逃过他那双锐利的眼睛。

他这套例行程序中的最后一项是在墙上的日历上做记号。每当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搞清楚这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是件很重要的事，历来如此。在缅甸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时他们自制日历。每个日历都是一份生存历程的记录，它标明了别离家乡的时日，也给人以企盼，希冀有一天能与家人团聚。明明白白地迎接每一天就是生存的证明，是向命运发出的挑战宣言！雷德在1966年2月25日这个日子用铅笔画了一道，又一天即将成为历史。雷德认为，通过这种日复一日极度单调规律的生活，自己已经达到了目

标。他活下来了！他相信自己已经打破了医生的预言，重又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了。雷德就这样在自己构筑的世界中过着简单的生活。

洗衣房的门被一个楔块挡住，留出一道缝，雷德是故意把门挡住的，以便屋子里能通点凉风。他用脚轻轻踢开楔块，然后走进这间黑暗阴凉的屋子。这天雷德起床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有两件事要做。首先他得求人帮个忙，而他最不喜欢求人了。另外他还还要去看个病人，这也是使他心神不定的一件事。不过在缅甸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承担责任了，而对病人的责任尤为神圣。在洗衣房的椽子上吊着两个用轻质木料做框架的贮物篮子，外面还裹着细密的网。一个篮里放着八条熏红鳍笛鲷鱼，每条都在六七磅左右。另一个篮子里放着成排的西鲱和琴鲂鲱鱼，都已经剖好，用盐渍过，并且在太阳下晒干了。这些鱼雷德不光留着自己吃，也准备送人。在铁路上干活的那些年头，他懂得了礼物所蕴含的情意。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把自己的食物送给别人，你绝对不会怀疑他的诚意。雷德拿了两条熏红鳍笛鲷鱼，动身前往那个苏格兰人的住处，阿奇颠颠地跟在他的后面。这会儿还不到七点半，但他知道安格斯·麦克劳德肯定已经起床了，他还知道他和阿奇都不会受到安格斯的欢迎。

沿着小径走了二百码以后，雷德拐下这条路，穿过蕨类植物、茶树和桫欏发出刺激气味的灌木丛，来到那棵高大的老贝壳杉树前。他喜欢抚摸老树粗大的树干，感受它那悠久的历史，也让它知道它是安全的。没有人会砍倒这棵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沧桑，历却无数次无情砍伐而幸存下

来的老树。阿奇在一旁瞅着他。在它看来，它的主人和伙伴的举动一点儿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之一。

雷德继续沿着小径走下山坡，在岔路口向右拐。从他头顶茂密如盖的树林中不时传来扇尾鸽和小金翅雀婉转的鸣叫声，偶尔还能看到它们掠过的身影。前面的山崖凸出一块，底下的阴凉处生着一丛红花针叶树，火焰一样红的花瓣飘落下来，把旁边的小路染成了猩红色。伯尼把山崖上的这块凸出部称做“伯尼岬”，而在他想到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地方命名以前，这丛红花针叶树已经花开花落六七百年了。雷德继续沿着小路向坡上走去，在一块空地上停住了脚步。他知道老苏格兰人脾气非常暴躁，而且极其讨厌别人到他家来。

“你好，安格斯！”雷德隔着菜园喊道。他一边等着他答话，一边看着安格斯的菜地，强烈地遏制着自己想要帮安格斯把菜地里新长出来的野草拔掉的欲望。菜园子里不应该有野草，而且周围应当有个像样的篱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松松垮垮的网眼铁丝网草草一围了事。有一天早晨他来给安格斯送鲜鱼的时候，帮他拔了拔草，修了修围栏，却挨了安格斯的一通数落。但是，菜园子弄成这样是不对的，这使他感到不安。他曾经亲眼见过有人就因为活干得稍稍差了一点儿就被痛打得失去了知觉。

“噢，是你呀，这回又是什么事儿呀？”

“我要去菲茨罗伊一趟。”

“我明白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拿购物单子。”

老苏格兰人刚转身进了屋子，一团毛绒绒的东西就从

台阶上滚下来，直蹿到雷德面前。阿奇激动得汪汪直叫。

“别动，阿奇，”雷德说道，“你好，邦尼，来跟阿奇打个招呼吧。”邦尼一边在雷德腿上蹭来蹭去，一边高兴地叫着，声音一颤一颤的，就像安装在舷外的发动机启动时发出的声音。哪只猫会不喜欢一个浑身散发着鱼味的人呢？邦尼又呜呜叫着，滚过来蹭着阿奇，阿奇低下头，像毛利人一样把鼻子凑到邦尼脸上，以示问候。邦尼一点儿也不害怕，也回应着它，它们两个以前见过面，再说阿奇也是浑身散发着鱼味儿啊。阿奇和邦尼的毛都是黑白相间，就好像两家的主人都给不出其他颜色似的。

“我可不赞成这样，我不想让邦尼把跳蚤带进家。”

雷德一抬眼，看到上面阳台上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我们除了熏鱼没带别的东西。”

“别跟我要贫嘴！如果你手里的鱼里有一条是打算送给我的，那我就谢谢啦。”老苏格兰人下了台阶，绕过菜园子走到雷德面前，“这是我的购物单子。”

“这是给你的鱼。”雷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现在该说他最难开口的话了，“我得向您借点柴油。”

老苏格兰人不禁怒目而视，但也没有办法。再说，这个疯子也在帮他的忙，省得他再跑一趟了。尽管这样，还是应当让雷德明白不要老是麻烦他。“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你就不能省着点用吗？”

“我得救鸟。”

“啊，好吧。”安格斯自己也从日本人的鱼网上救过鸟，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不过我要提醒你，回来的时候要记着还上。”

“我会的。”

“记住，如数归还。”

“知道了。”

“要说到做到啊。另外，看在上帝的分上，老弟……”

“穿着得体些，”雷德替他把话说完，然后召唤狗：“跟着！”

雷德说完转身走了，阿奇也跟着跑掉了。由于它的动作太猛，使得一直以35度角斜靠在它前腿上的邦尼一下摔倒在地，跟在他们后面滚下了山坡，就像一个裹着毛皮的足球。老苏格兰人把它养得这么胖固然是宠爱它，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它追捕林中的鸟儿。老苏格兰人喜欢邦尼，鸟儿，还有孩子。他并不是喜欢某一个孩子，而是笼统地喜欢小孩。邦尼、鸟儿和孩子，是老苏格兰人在这个地球上惟一关心的生物。

雷德又回到了那丛红花针叶树前，踩过厚厚一层已经开始腐烂的红色针叶，继续向山上走去，又来到了老贝壳杉树下。在岔路口，他拐上另一条小径。这条路上不再是灰色的泥土，而是变成了黄色的黏土。上个月他天天都去伯尼那儿，有时候一天还要去两趟，因为老人需要帮助。他总是给伯尼带些吃的，帮他打扫卫生，还给他做饭。近来他又开始在床上给伯尼擦洗身子，雷德对这活并不陌生。伯尼是个慈祥的老人，总是非常感激他，雷德知道他的有生之日已经不多了，他在缅甸亲眼见到过这种情形。

他走到小木屋的前门，把阳台上的鸡赶开，然后用力敲打门框。里面传出呻吟声，这是伯尼表示知道他来了。雷德推门进去，见厨房的台子上倒放着一个装雪利酒的大

空酒瓶，旁边搁着前一天晚上的脏盘子。雷德打开老式煤油冰箱。冰箱里的隔板洁净无瑕，因为前一天他刚刚擦洗过。里面却几近空空如也，只有一块四分之一磅的锚牌黄油、一瓶自制的李子酱和一罐牛奶。雷德取出牛奶和黄油，和他带来的熏鱼一起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走进伯尼的卧室。一股酸臭味顿时扑鼻而来，他赶紧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

“今天感觉怎么样？”

伯尼呻吟着想要坐起来，大口地喘着粗气。这时一口痰呛住了他的喉咙，他挪到床边，垂着头，猛烈地咳嗽起来。雷德扶住他，使劲地拍打着他的背部，直到他朝地上吐出一口浓痰，痰里带着血丝。伯尼的脸由于咳嗽而变得通红，额头布满汗珠，浑身颤抖着。雷德忙把毯子拉过来给他盖上，扶着他的头让他躺回枕头上。

“好点了吗？”

“嗯。麻烦你了，伙计。”

伯尼的床头搁着一卷卫生纸，每天晚上他咳嗽起来的时候就撕些纸把痰吐在纸里。雷德扯下来一些纸把他刚吐的痰擦干净，又走出后门来到前一天放拖布和桶的地方。他盛了半桶水，倒进消毒剂后回到屋里，把地上的手纸扫成一堆，撮起来，扔到厨房的垃圾箱里，知道过后得点把火烧掉这些纸。然后他又把拖布在桶里涮过，拖了一遍卧室的地。他是不由自主地做这些事的。在肮脏的环境里病菌会滋生传播，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澳大利亚兵就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很快就组织起来与不卫生现象作斗争了，而英国兵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许是英国人不适应

炎热的气候，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懂得讲卫生的重要性。很多英国士兵死了，死于多种传染病：痢疾、白喉、霍乱、疟疾、伤寒、坏疽、败血病，但是在雷德看来，导致死亡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无知。同样的环境，澳大利亚兵活下来了，英国兵却死了，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死亡的数量都大得多。

“喝杯茶怎么样？”这时伯尼已经用胳膊肘支撑着坐起来，把枕头放到背后靠着，又说，“在这儿人能渴死。”

雷德点点头。他从来辨不清伯尼的话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出来的。他知道多年来伯尼一直靠一笔残疾抚恤金生活，他的背部曾经在奥克兰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受过伤，不能再干体力活，而他也就会干点儿体力活。但是雷德刚到岛上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这个老人用一只手把他的木船拖上沙滩。他还见过他到麦卢卡树林中砍柴，和那些结伴干活的毛利人一样利索。另外，他还开辟了一块菜园子，从漫滩运上来一桶桶的土，在园中种了玫瑰花和果树。人们传说，他到泰晤士港湾去会他从前的一個老相好时，背部也不像受过伤的样子。不过现在伯尼的情况真是糟透了，雷德从来没见过他这样，而且情况还在恶化。痰里有血丝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想吃点清蒸熏红鳍笛鲷鱼吗？”

“不想。”

“无论如何你也得吃一点。”这是他们俩每天都要进行的一段对话，每次的结果也都一样。雷德把拖布和桶拿到后门外，像医生一样仔细地洗了双手，然后把伯尼的炉子点着，心里暗暗记下一会儿要检查一下煤气罐。